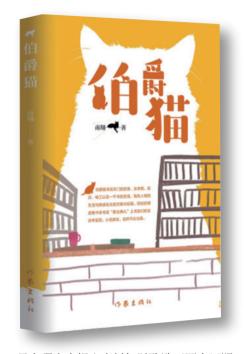
## 《伯爵猫》的丰富多彩与融会贯通

《伯爵猫》是南翔近年来的短篇小说精 选集。在当下文坛众多作者集中力量写中 长篇、畏难短篇之际,南翔主攻短篇,足见 其才智和心境,《伯爵猫》的"眼前一亮"和 辽阔开放,更是给当前短篇小说创作注入 一股新风,提供了"丰富多彩与融会贯通" 的文学新经验。

四两拨千斤,短篇小说有以小见大、以 短见长、微言大义等特点,但这些特点基本 体现在字数篇幅、叙事结构、空间留白等方 面。一般短篇小说的人物、信息量、时间跨 度、空间向度等会相对局限和单一,《伯爵 猫》却反其道而行之,信息量爆炸,以丰富 的题材、丰盈的生活、交错的时空、多变的 文本、融合的叙事,透出无边的蓬勃和茂 盛。作者就像一个已入化境的武林高手, 将百家所长全部融入,然后于素朴中娓娓 道来、自然而为,在不知不觉中抵达读者

以丰富的题材为例,《伯爵猫》涵盖乡 土、都市、历史、当下、底层、生态等主题,如 果细分,则涉及就业、养老、医患、婚姻、生 育、工业、乡村振兴、基层政治、高校教育、 儿童培训、手艺传承、生态保护等方方面 面,亲情、友情、爱情等点点滴滴,大量新 颖、鲜活、繁杂的故事倾泻而出,应接不 暇。并且这些主题往往相互交织,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在大的归类中,有小的细 分。比如作品集中《乌鸦》《珊瑚裸尾鼠》 《果蝠》《伯爵猫》《玄凤》五篇直接以动物命 名,明写动物与人的感情、生态环境与人类 生存的相依,实际是以这些动物为意象和 载体,暗写知恩图报、亲子教育、婚姻关系、 城乡发展、书店困境、生育观念等问题,每 一篇作品都斑斓多姿、跌宕起伏、幽微深 刻。再比如《果蝠》《曹铁匠的小尖刀》《车 前草》《选边》四篇,直接以主人公"我"带的 研究生为切入口,看似写带学生作一些调 查研究、描绘学生毕业后的工作状况及师 生之情,实际揽括对生态破坏的担心、对传 统手艺难以继承的惆怅、对学生艰难创业 的同情和对企业工厂管理混乱的无奈。

作者南翔曾强调自己的短篇创作注重 "历史与现实打通、虚构与非虚构打通、自 己的经历与父兄辈的经历打通"。确实,南 翔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要求写作。《乌鸦》《苦 槠豆腐》《凡·高和他哥》在历史与现实中来 回穿梭;《曹铁匠的小尖刀》《伯爵猫》《钟表 匠》在虚构与非虚构间游离,让读者分不清 是在原原本本记录社会现实、人生百态,还



是在现实中提取素材加以改造;《回乡》《疑 心》两篇写大舅的回乡和大姨的回忆,在自 己和父兄辈的经历中游弋,前者更是在三 个方面都全部打通,这种叙事时空和叙述 手段的打通,给读者带来别开生面的阅读 体验,让当下同质化严重的短篇小说写作 有了更多新的可能性。评论家马兵说,《伯 爵猫》的创作还"尝试将莫泊桑与契诃夫的 传统打通",让"故事可读性"和"文学的深 刻性"结合,既给读者"快慰之感",又给读 者"灵魂教育"。其实《伯爵猫》还有更多 "打通",如上文凸显的题材的交互打通、情 感的逻辑打通、诗意与通俗语言的打通、形 而下的生活和形而上的象征的打通。此 外,我个人觉得还有"两个打通"值得注意。

其一,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打通。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看,乡土文学一直是 主流,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优秀的乡 土文学作品越来越少,原因在于原先聚焦 乡土题材的"50后""60后"作家大都身居 城市,早已不熟悉现在的农村,仅凭旧时记 忆书写乡愁,和读者期待有一定差距,而 "70后""80后"作家很多没有乡土生活经 历,只是闭门造车。众多聚焦城市题材的 文学作品,由于各种原因,又难以形成经 典。更让人担忧的是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 的严重割裂和"不相往来",虽然不少生活 在城乡结合部的"小镇作家"写了大批城乡 交接的作品,但辨识度非常低,故事性、文 学性、思想性兼顾的精品力作很少。可喜 的是,短篇小说集《伯爵猫》给了我们一种 新的启示。《曹铁匠的小尖刀》讲述手艺人 曹铁匠在乡村的坚守,也讲述都市白领吴 天放的乡愁,插入了在大学教书的孙老师 带学生调研的故事。《果蝠》里,农村嘉欣果 园的管理者嘉欣"在龙岗搞过装修,在宝安 开过网吧,在南蛇口做了七八年物流",将 民宿搞得比城市还现代,早就是现代城市 青年。这里的城市和乡村是融为一体的, 城里人曾经是乡里人,有对乡村的向往;农 村人也曾是城里人,有着城里人的思维和 生活模式,城乡已不能单纯分割。作者更 多的是从人物内心、人物情感、人物思维着 眼,不再局限于地域和题材。《回乡》写了深 圳、台湾,也写了汨罗乡下;《苦槠豆腐》写 了脱贫攻坚,也写了基层政治;《果蝠》《珊 瑚裸尾鼠》里的生态保护是乡村的生态,也 是社会的生态……这些作品相互打通,我 们已经不能将其直接归类为城市文学、乡 土文学或生态文学了。

其二,不同人物及内心世界的打通。 相对于一般小说人物的矛盾、悖论、冲突, 《伯爵猫》里的不少人物格外共情、共心,多 个声音最后可以化为一个声音,多个职业 不同的人最后可以有同一种向往,相互交 通,来往自如。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痛点》 及同名篇《伯爵猫》两部作品里。《痛点》写 骨科朱医生痛苦于医学论文的写作和医患 关系的纠纷,论文的评审好比手术台的病 人,"成也一刀,败也一刀",论文评委和手 术医生职业不同,但性质一样。医者朱医 生、舞者27床及女友以及《赛璐璐》主编, 他们的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却有相似的痛 点。在医生和摄影师眼里,舞者的身姿和 骨骼、力之美和线之美是属于职业的,也是 情感的,是开放的,也是内敛的;断腿舞者 的"目眦尽裂",也让医者"泪流满面"。《伯 爵猫》写伯爵猫书店关门的前夜,女老板、 店员、电工及一干书友生活与情感的交错 纠缠,故事的叙述是板块式的、敞开式的, 每一个人物分别讲述自己的人生与命运, 但他们的故事都维系在书店,都在担忧书 店的前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书 店的热爱是一致的,都有着物质之外的灵 魂的同频共振。南翔的不少作品都有着共 同理想世界的构建,包括生态系列、高校系 列、民国系列等,都穿透着学者的情怀、知 识分子的思考,坚守文学审美,致敬理想读 者,古灵魂和新经验同时存在。

人类的梦很神秘,至今都很难从科学的角度 进行准确的解释。关于它, 历来有很多推测。中 国人一向将心视作人体的"天君",梦自然而然地 被认为相关于心。荀子说:"心卧则梦。"朱熹说得 更具体:"梦者,寐中之心动也。"美国当代释梦人 梅芙·恩尼斯说得很有趣:在梦中,"有我们自己的 剧院,意象每夜都像戏剧一样展开,舞台、演员和 情节一应俱全。"张鲜明,梦幻文本《信使的咒语》 的作者,中国当代勤劳有加的拾梦人,可能更共 情、更倾向于梅夫·恩尼斯对梦的描述,因为《信使 的咒语》正好是对"我们自己的剧院"里发生的一 切,所做的详细、准确而又充满诗意的神奇叙述。

梦

叙

事

的

诗

学

以弗洛伊德之见,梦属于潜意识的范畴,将潜 意识转化为意识性的文本,是一项复杂、艰难的工 程。转化一旦成功,其意义自然也就极为重大。 耿占春曾经称赞过:《信使的咒语》为中国文学提 供了新的话语方式,因为它"让梦、无意识或潜意 识获得了文学性及其修辞形式"。关于这个问题 张鲜明有非常清醒的意识:要达至这等境地,必须 动用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张鲜明将这种叙事方 式称作梦幻叙事。作为梦幻叙事的掌握者和动用 者,张鲜明在此显然触及到了雅克·拉康那个著名 的信条:精神分析不能像弗洛伊德推崇的那样,从 分析梦的内容开始;它必须以讨论分析对象向分 析者谈论梦时,使用的语言形式为开端。为什么 必须要这样做呢? 那是因为在关于梦的谈论和梦的内 容之间,始终存在着语言问题。本着这一信条而来的, 是张鲜明为梦幻叙事特意发明的叙事机制。不妨从《信

羽毛花在我到来之前就出现在那里,似乎是在等待 什么。不对,它的出现,应该与我的到来有关——我踩 到了某个字,那个字是机关,就藏在一行一行文字中间, 我无意间踩到了那个字,启动了机关,于是羽毛花就出 现了。只是,我不知道踩到的究竟是哪个字。

使的咒语》开篇不久的篇章中,截取一个片段:

羽毛花在黑暗中微微晃动,顶端轻雾袅袅,这是它 在思考的缘故。啊,我知道了:这羽毛花其实是一枝笔, 漫山遍野的植物——也就是文字——都是它写出来的。

"我"无意间踩到了某个字,是因为"我"确确实实处 于无意识的状态;而"我"必须通过这个字去叙述梦境, 这个嘈杂的剧场。虽然"我"不知道"我"在无意间踩到 的究竟是哪个字,但"我"肯定知道,这个字能够帮助 "我"将漫山遍野的植物写出来。这差不多就是梦幻叙 事的运行机制,最起码也是它的雏形。这个雏形会通过 《信使的咒语》的其他篇章增加新的内容,从而逐渐丰 满、复杂起来。通过富有包孕性的某个字,也就是某个 机关,梦幻叙事的运行机制一边和无意识并且非语言的 梦境相连,一边和可以用语言来陈述的意识接壤:它正 好处于关于梦的谈论和梦的内容的中间地带。

有了如此这般运行机制的梦幻叙事,张鲜明如虎添 翼,快速地驰骋和穿梭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他不仅可 以用轻逸的语言,像狄金森那样写出"向右上角飞扬的 诗句",还能在非语言的梦自身的层面上,随意组装和混 装物、事、人、情。有意识的语言世界和无意识的梦境无 缝对接,这既是梦幻叙事带来的奇迹,也是张鲜明能够 得到耿占春热情称赞的缘由。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梦 幻叙事被运用得很成功、很顺手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好 信使的合

6

像脱离了驱使它的作者,自己是自己的驱动 者那般在自动叙事,成熟、顺畅、滑溜,像风鼓 动自己吹起麦浪那样自然而得体。

梦是上苍赐给人的神奇礼物,是传奇的 稠密地带;梦幻叙事及其运行机制,则是张鲜 明自己馈赠给自己的神奇礼物。马塞尔·莫

斯说:给人及神的礼物目的在于购买平安。张鲜明自赠 礼物,是为了面对无意识的梦境时,能安全并且高质量 地走出一条文本之路。但梦幻叙事的目的,并不仅仅是 为了将梦境本有的传奇性摹写出来,也不仅仅是在梦境 自身的层面上随意组装物、事、情、人,因为梦境的传奇 色彩原本就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有关这一点,每一个做 过梦的人莫不心知肚明。将极富传奇色彩的梦呈现出 来,只不过是梦幻叙事的初级任务。加缪有先见之明: 传奇不是文学,只是故事而已矣。事实上,梦幻叙事是 对梦境的正当防卫,更是对梦境的即时反应,快速而本 能,就像语言哲学认为语言是对现实的肉身反应一样。 因此,与其说梦幻叙事让张鲜明穿梭于意识与无意识之 间,不如更上一层楼地说,梦幻叙事让张鲜明发明了一 种迥异于真实现实的另一种现实。更有甚于此的是,梦 幻叙事原本是对无意识的、传奇性的梦境进行即时和及 物的快速反应,却因为这等性质的反应将梦幻叙事自身 给传奇化了。梦幻叙事被传奇化后,不再只是故事,而 是不折不扣的文学。而在被传奇化的梦幻叙事和促使 它被传奇化的梦境之间,结成了一种相互扩大再生产的 关系,这正是梦幻叙事隐蔽得很深的运行机制。由此也 可以预见,张鲜明的梦幻写作还可以得到更丰满、更复 杂、更诗意的推进。

更加有意思的是,梦幻叙事带来的不仅是想象力、 超现实和丰沛而湿润的灵感,还带来了处于迷乱、摇晃 和晕厥状态当中的语言。语言因为使用了梦幻叙事而 让语言自身像醉鬼一样步态恍惚、身段摇曳、趔趄复趔 趄,这是梦幻叙事对语言的一大发现和贡献。一种用语 言来进行的叙事方式,居然改变了语言的身段,这是很 多作家不可企及的目标。但这到底是梦幻叙事的题中 应有之义,还是它的额外收获?这个问题不妨留给张鲜 明来回答,尤其是留给张鲜明未来的创作来回答。

张文豪的长篇小说《白米饭 红柿子》, 既是一部中原河洛大地 的"乡村故事",也是一部典型的 "中国故事",它以河洛地区的一 个小乡村咸水村人们的爱恨情仇, 承载和演绎着中国的昨天、今天和

饭

曲

的

玉

季少

脉

小说以上世纪70年代为主要 背景,上溯至抗日战争时期以远, 下延至新世纪以来乡村振兴的时 代大潮之中,追昔抚今近百年,用 饱蘸情感的笔触描述了发生在豫 西山区咸水村的一幕幕悲欢离合 的爱情故事和青春励志的奋斗篇 章。在对那群乡村小人物的情感 轨迹与生活脉络的精细描摹中,艺 术地表现出了河洛大地中原文化 的根脉与精神力量,也以深沉的慈 悲和耐心呈现出那些埋藏在乡下 人灵魂深处的梦想之光,为朴实沉 厚的生活现实打上了一抹令人惊 喜的生命色彩。

在小说阅读过程中,我们不仅 深切感受到了纷繁变幻的时代历 程图景和别开生面、沧桑巨变的斑 斓乡村画卷,也更切实地体会到了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震撼心灵 的精神力量的照耀。血肉丰满、个

性特点鲜活明亮的人物形象,张弛有度而 且融合了许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河洛方言 的叙述语言,还有深蕴于心又生发于笔下 的大悲悯和大自信,让我们在小说描述的 这道逼仄的时代夹缝中,看见了一线神圣 的理想之光。

换句话说,从世俗的物质生活层面的 观察与感悟出发,我们在小说家张文豪的 引导下,不知不觉地穿越了那堵深厚的、 不透明的物化世界的铁墙,于美丽的理 想之光中飞升起来。也许这只是第一 步,然而就是这一步,让我们暂时摆脱了 世俗重力的束缚,开始了作为"人"的灵 魂的起飞。

读得越是深入,一种奇异的感觉越 是会紧紧抓住我们的眼睛甚至思维。我 从这部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延续了《古船》 《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之精神血脉的 小说中,读出了一种深刻的地理文化力量 的亲切感、抚慰感,还有隐隐的压迫感与

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在他的 《文化地理学》一书中告诉我们,文化就是 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事物,它们是一整套的



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它们使不 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意义,生活 中那些物质的形式和具有象征性 的形式产生于这些思想观念和 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理 解张文豪《白米饭红柿子》里面 所蕴含的文化地理学的意义,它

便很容易进入我们的视界并且影响我们 的思维了。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认为文学史 的意义在于总结一代人对以往文学的见 解并打上当代人的烙印,而文学创作的重 要价值之一,则是在对生活的叙述与描摹 中,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 与走向未来的精神趋向。正因为如此,格 林布拉特说:"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 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 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成了一个 延伸的文本,文本则成了一段压缩的历 史,历史和文本构成了生活世界的一个隐 喻。而在这一切之上,则始终闪耀着一个 个"个人"的形象,因为归根结底,文学永 远是"个人"人性重塑的心灵史,是对于复 杂斗争和人性和谐的敏感记录。

《白米饭红柿子》精细描摹塑造出了 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作家把他们置 放在历史与现实交会的生活坐标之中,生 动地叙述了他们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 中所遭遇的种种美好与悲苦、幸福与创 痛、善良与丑恶、真情与无奈、成功与艰 辛、永恒与变迁。在这样的理念支撑下, 曹庆学、曹庆晖兄弟,张向良、张向 宪、张向典兄弟,贾民玉、贾月玲兄 妹,吴秋生、老中医吴成、老队长高 有福和曹晓妞、吴秀凤、李秀云、高 金霞等人物群像被鲜明饱满地塑造 出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张向 良从少年时代就梦想吃上白米饭, 几十年痴心不改,矢志不渝地探索、 追求、奋斗,终于让自己和所有咸水 村人以至于更多的人吃上了白米 饭,从一个侧面让我们见证了中华 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辉煌 历程。咸水村的那些青年人,对于 人生理想与矢志不渝的爱情梦想, 有着虽九死而不悔的执着追求,则 从另一个方面艺术呈现了他们像红 柿子一样热烈奔放的蓬勃的生命力 和创造精神。由昨天奔向今天、再 奔向明天的生生不息、永远向前的 中国精神,也同样得到了最好的艺 术诠释。

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独特的艺术风 格和深刻的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与打磨,常 常是由独特的小说语言支撑起来的。《白 米饭红柿子》的小说语言,展现出纯熟与 优美的特点。中国传统叙述语言的高度 凝练,地方特色极为鲜明的生活语言及其 特有的节奏与韵律感,以及鲜明的形象 性,结合得淳朴自然、浑然天成,全无斧凿 痕迹,令人惊叹。读着小说中风味独特的 句子,想象着河洛乡村的奇妙与美好,有 谁能够无动于衷?又有谁不像饮了一杯 清新爽口的甘霖仙露一般,齿颊生香,通 体舒泰,心旷神怡呢?

通篇读下来,我们几乎会不由自主地 以为,这好像就是一部河洛方言的咸水村 微缩版。不知不觉中,沉淀在历史河底或 者记忆夹缝中的河洛地区的历史风云、风 物民情,都在鲜活亮丽的叙述语言和方言 口语的交互融合作用下,活色生香地来到 我们的阅读世界中,风情摇曳,顾盼生 姿。一棵曾经枝繁叶茂、风华绝代却由于 种种原因干枯锈蚀了的河洛生命之树,开 始复活,开始鲜润,开始生出新芽。本以 为已经被时间封存为化石的乡村语言,突 然被张文豪剥去锈蚀的外壳,焕发出原本 的勃勃生机,照亮我们的眼睛,滋润我们

有了这些,《白米饭红柿子》也可以算 是一个文学地理学的比较有意义的标本 了。我们不妨给它命名:昨天,今天,明 天,一个名叫咸水村的乡村里的中国!

## 古今文人《西施传》(市选)

这是一个流传干古的传奇,有江山 社稷的倾覆,有重塑荣耀的沉重,有衷情 难诉的凄婉,有壮志难酬的叹息。世事变 迁难随心,惟有曾经是隽永。

月光下,浣江岸,范蠡怀抱夷光,泪 流满面。他默默地抱着这个姑娘,不知说 什么好。反倒是夷光,为他拭去了眼泪。 范蠡心中一阵绞痛。夷光哪里知道等待 她的会是什么……

一团熊熊大火,飘在吴王宫上空,似 乎随时都会落下,吴王宫将有火焚之危。 吴王阖闾万分惊悚,魂飞魄散,不禁失声 大叫,把自己从梦中叫醒。

吴王阖闾揉揉眼睛,看到的是自己 的寝宫。目视自身,侧身寝榻之上,遂收 回惊魂,心中稍安。室外,正是秋阳灿烂,一缕热辣辣的 阳光,射进室内,正照在他的身上。也许是这火焰般的秋 阳,晒得他一身溽热,才有了刚才的梦境。

心有余悸的吴王阖闾,虽然觉得不过昼梦而已,但 心中还是惶然不安,忙下旨宣相国伍子胥进宫。

伍子胥刚刚进府,宫中行人传旨,君王急宣相国进宫。 进宫?难道又有变故?他刚从王宫出来,君王召他商 议如何讨伐越国?越王允常实在可恶,趁吴国起兵伐楚 之际,竟然勾结逆臣公子夫概,出兵偷袭吴国。

原本,吴、越、楚三国,于周定王六年在楚国有过盟 誓:"世代相睦,同御外敌,倾危相扶,共济灾难,渝盟,无 享国。"当时,楚庄王刚刚从"三年不鸣"中走出,灭掉舒 国和蓼国,乘此余威,召吴、越两国在滑水之滨会盟。可 是,日月轮转,世事变迁。周王室日益衰微,天下共主有 名无实,诸侯列国霸起霸落。楚庄王称霸之后,晋君亦图 复霸。晋国为了霸业,实行了"联吴制楚"之策。

此时,亦是楚国气数合衰,诸臣子为争陈女夏姬,开 始了血腥屠戮。楚大夫巫臣携夏姬归晋,遭遇楚大夫子 反血洗家族。为复仇,巫臣兴勾吴陆战之兵助晋衰楚,吴 国由此得以与中原诸国相通,吴君主寿梦始称吴王。春 秋时期,弱肉强食,拓土为大,有道是"时势造英雄",哪 个君主不想称王称霸?自保就意味着被讨伐、被奴役以致 灭国绝祀,所以,诸国君但凡得以喘息,便生霸主之心。吴 国自寿梦王起,历经诸樊、余祭、余昧、僚,五王图治,已经 霸起中原,背盟伐楚亦是时势必然。可是,弹丸之地的越 国,害怕吴国崛起,站到了楚国阵营里。于是天下争霸之 势,变成了"晋吴一楚越"两大对立阵营。可是,此次战事, 纯粹是吴伐楚,跟晋、越都没有丝毫关系,而越国竟然偷 袭吴国,实在有些自不量力,不由得吴王阖闾不怒。

因此,吴王阖闾一早便宣子胥进宫,商议如何出兵 讨伐越国。可是,伍子胥却不想再挑起战事。因为吴国刚

刚结束了一场对楚国的大战,楚国郢都 被毁,楚平王尸体被鞭,楚国几乎被灭, 子胥大仇已报。为此战,子胥整整谋划 了15年。现在战争刚刚结束,应该让吴 曲 国军民休养生息一阵子,再图越国不 施 迟。可是,吴王阖闾却一心想教训越国, 商议出兵事宜。况且此时,大将军孙武 传 已经辞职归隐。所以,子胥力谏吴王阖 闾缓兵息养,吴王阖闾才悻然作罢。

子胥急匆匆进了吴王阖闾路寝,拜

吴王阖闾正心神不宁地坐于几座之 上,见子胥过来,说道:"相国辛苦。相国 离开后,寡人便觉困顿,寝榻之上小寐一 刻。恍然入梦,梦境甚是奇怪。寡人心中 不解,特宣相国为寡人解之。'

子胥心中释然,原来如此,只要不再重提出兵越国 就好。于是说道:"君王请述梦境。"

吴王阖闾道:"寡人仿佛灵魂出窍,轻盈飘荡不能自 已,一路迤逦向东南而去。行中,忽见一江挡住去路,江 水两岸,乃两山相守。寡人阻在西山,此山灵秀葱茏,叠 翠生香,雾婀若纱,韵神清雅。苎萝满山遍野,茁壮繁茂, 细碎花蕾缀满枝头。花香犹如琼浆,使人醺醉。寡人从未 见过苎萝开花,心情顿觉清爽,神思愉悦,欲游此山。突 然,一道红光出自山中,瞬间红光笼罩此山,继而红光渐 收,生成一道彩虹。彩虹布满天宇,横跨吴越。寡人惊诧 之时,彩虹自越消减,迅至我宫中。接下来彩虹变成了一 团大火,如云絮一样,飘浮于我王宫之上,随时都会落 下。寡人悚然醒来,梦境却清晰可忆,历历在目,宛如实 景,寡人实在心中惶惑。"

子胥听罢,沉吟不语。

吴王阖闾再问:"此何征兆?望相国释之。"

子胥说道:"东南,乃越国。臣闻,越国诸暨有苎萝 山,此山东临浦阳江,对岸有金鸡山,极似君王所梦。红, 乃朱,朱乃诛杀,戡平。跨越至吴,怕是吴、越征伐再起。 火焚王宫,只怕越国会有……"

"会有何事?"

"伐吴之战。"

"寡人正想教训越国,岂怕越国来犯?"

"怕不在此时,因火只是飘浮在王宫上空,并未下 移。火乃遗患,后世可能为此火所害。"

"后世?如何是好?"

"臣并不能确定苎萝山在越国的位置,即刻遣人往 越探访,看是否有应兆人物出世。此时期,君王还是要休

养军民,以备战事再发。'

"有劳相国。" (摘自《西施传》,柳岸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3月)

